

詩界革命鉅子

丘逢甲傳奇（下）

●李世昌

（二）感時與卽興之作

調明孝陵四首錄一

鬱鬱鍾山紫氣騰，中華民族此重興；
江山一統都新定，大轟鳴笳調孝陵。

中華民國建立，時倉海被舉為參議院議員，於赴京與會之便，調明孝陵而作此詩。對辛亥革命的成功，充分表現了他由衷的喜悅，為乙未抗日護台失敗十六年來，心情最為開朗愉快之時，愛國精神之流露，於此可見。

聞膠州事書感

漢家長策重和親，重譯傳經許大秦；
祇願展聞生憤火，蓬山又見起邊塵。

青州酒斷愁難遣，黃海舟遲信未真；
慷慨出門思弔古，田橫島上更何人？

清光緒三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德人藉口曹州教案，派艦來華，強租山東膠州灣為軍事港。時倉海已內渡三年，聞此事變，感慨悲憤而作此詩。

客愁

烽火天涯夢，琴尊却外身；
新亭空灑淚，故國莽懷人。

文字窮愁賤，交情患難真；
客愁無遣處，滄海尚揚塵。

此倉海初返原籍鄉居之作，身猶作客，情緒萬千，懷念故鄉台灣之變，新亭灑淚，悲痛沉鬱，盡在詩中。

去歲秋初抵鮑江今仍客游至此思

之慨然二首錄一

淪落天涯氣自豪，故山東望海雲高；
西風一掬哀時淚，流向秋江作怒濤。

鮑江，即汕頭，舊設有鮑浦司。此詩作於丙申秋間，去年（乙未）此時，倉海抵此曾有「鮑江秋意」之作，中有句云：「鮑江秋痕上客衫」。週年後復來，不勝感慨繫之。

山村即目三首錄一

一角西風夕照中，斷雲東嶺雨濛濛；
林楓欲老柿將熟，秋在萬山深處紅。

楓老柿熟，乃入秋景色，雖屬寫風景小詩，性格調清新雋永，在寥寥二十八字中，描繪出一幅生動的山村畫面，讀之至感怡然！

對月書感二首錄一

明月出滄海，我家滄海東；

獨憐今夜見，猶與故鄉同。

喪亂山河改，流亡邑里空；

相思祇垂淚，顧影愧歸鴻。

此是倉海內渡後第四年戊戌秋間作，秋月明麗照人，舉頭對月，念念不忘台灣，為之傷心下淚。

己亥除夕

君國無窮感，乾坤此夕心；

紛紛新舊事，慷慨短長吟。

家讌喧兒女，門符閱古今；

圍爐閑守歲，莫負酒杯深。

己亥為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，是倉海內渡後過的第五個除夕，時序推移，心繫家國，闔家圍爐守歲開懷暢飲，吟此詩以寄興。

星洲喜晤容純甫副使即送行三首錄一

廿載知名久，相逢滄海春；

亞洲數先達，嶺表有奇人。

南出終張楚，西行更契秦；

風雲看勃鬱，萬里送飛輪。

容純甫，名閔，中山人，美國耶魯大學畢業，是中國留美學生之第一人。返國後充江蘇巡撫署譯員，主張派幼童出洋留學，曾國藩等從其言，於

一八七二年派學生三十三人赴美，為中國政府派遣留學生之始。倉海與容星洲相晤，乃在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約在五月間，時倉海受粵政府派赴南洋聯絡僑民，容則於是年四月三日在港與楊衢雲相晤，表示贊助革命，即轉道星洲赴美就任副使，彼此旅途相遇亦一巧合也。

(四) 寄懷與唱和之作

贈梁詩五孝廉二首錄一

潦倒天南客，登臺弔尉佗；
相逢劇如故，當哭有長歌。
西日天方暝，東風海正波；
何當奮雄略，拔劍斫蛟龍。

梁詩五名居實，嘉應州白土人，清孝廉，時主講廣州應元、菊坡等書院，倉海內渡第二年（丙申）秋間赴穗，作此詩以贈。

寄懷維卿師桂林七首錄一

十年劍佩記追隨，鹿耳驚濤憶夢思；
鐵馬金戈春教戰，錦袍銀燭夜談詩。
荒山鏡影悲今日，殘月鐘聲異昔時；
欲寫哀歌寄天末，紅棉飛遍越王祠。

維卿乃唐景崧字，鹿耳，即鹿耳門，在臺南府海口。當光緒十三年，景崧任臺灣巡撫時，倉海曾為景崧幕府而師事之。此詩作於戊戌，即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，時倉海旅居廣州，全詩均為回思經營台灣抗日之戰事。

寄懷陳省三許韞伯遊宦廣州二首錄一

作同浮家客，多君尚宦遊；

天涯驚物序，海色入鄉愁。
鷓鴣爭柘日，龍蛇起陸秋；
東風千里目，懷遠此登樓。

陳省三名望曾，台灣台南府人，清末任廣東勸業道；許韞伯名南英，又字蘊白，台灣台南府人，祖籍漳州，清進士，曾任廣東三水知縣。倉海此詩作於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戊戌。

寄懷蕭伯瑤布衣

絕代蕭夫子，十年羈嶺東；
牢愁滿滄海，文字困英雄。
歲月磨頭白，關山落日紅；
相思渺煙水，天末悵冥鴻。

蕭伯瑤名瓊常，潮陽人，雖為布衣（庶人），未獲何功名，惟頗有文才與志節。倉海此詩作於戊戌年間，甚具懷思之殷。

寄懷謝四頌臣臺灣四首錄一

獨聽荒鷄夜，天涯憶故人；
煙霞仍痼疾，雷雨負經綸。
夢寐孤燈影，文章斷髮身；
相思隔滄海，極目歎揚塵。

謝四事及與倉海之關係，上面已曾道及。謝伴同倉海內渡後，於第二年又復返台，此詩是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乙亥秋所作。

(五) 弔古與記遊之作

鐵漢樓懷古

瘴雲飛不到城頭，庵圯樓荒客獨游；

並世已無真鐵漢，羣山獨繞古梅州。
封章故國回天恨，夢寐中原割地愁；
欲倚危欄酌杯酒，程江嗚咽正東流。

鐵漢樓在今之梅縣城北門，係宋時所建，以表節義之士劉元城者。元城貶梅州，不以險阻動心，蘇賦以為鐵漢，後人因建此樓以「鐵漢」為名而紀念。倉海於光緒二十五年春間，登樓憑弔，發思古之幽情，而作此詩。

凌風樓懷古

依舊危城隱霧中，麗譙殘榜暑凌風；
逃亡君相成行國，破碎河山失故宮。
地似西臺宜痛哭，客歸南嶠愴孤忠；
欲將卦竹栽千本，徧灑天涯血淚紅。

樓在今之梅縣城南門，為潮州知府郭子章所建，以紀念宋之文丞相者。蓋因文天祥過梅州詩有：「樓角凌風迴，孤城隱霧深，萬事隨轉燭，秋光近青岑」句，因摘句中之「凌風」兩字為樓名。倉海此詩第一句亦係引自文天祥詩而來。全詩以宋朝國運之蹭蹬，以及文丞相所歷無可如何之境，而發出悲壯慷慨之聲，沉鬱與豪邁兼而有之，讀之不禁令人熱淚交流也。

東山重修景賢樓大忠祠次第落成喜而有作

東山曾過昌黎伯，信國勤王更駐師；
呼石與談前代事，鑄金重拜昔賢祠。
春風游女飄遺悅，落日行人讀斷碑；
忠節文章坊苑在，千秋來話此心期。

東山，在潮陽縣，上面已曾道及。大忠祠因「信國祠」額榜曰「大忠」而來。倉海於重修落成而作此詩，時應在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庚子歲。因此地，先有韓文公以諫迎佛骨事貶，刺潮州；後有文相國勤王駐師於此，而後人建樓修祠，為前賢銘勳述德，永留紀念也。詩中第五句「春風游女飄遺魄」，因婦女出門，以黑巾蒙面，曰韓公帕，在倉海登樓作此詩時猶然。

重游清涼洞呈呂藕華二首錄一

五年夢繞清涼洞，猿鶴青山待我來；
添得兩行家國淚，西風吹上會仙臺。
清涼洞、會仙臺，皆在鎮平縣藍坊鄉。倉海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，重遊至此，而作是詩，信手寫來，飄逸與熱情兼備。

此君真天下之健者

一、丘倉海，名、字、號、諱，在撰寫他行狀、傳記、墓誌、詩文者，各人所引不一，「名、字、號、諱」互交錯，甚為混雜。如江瑒、杜如明分別撰「丘倉海傳」，均以「倉海諱逢甲，字仙根」；林銜道口述，洪錦福整理之「臺灣百位名人傳」：「丘逢甲字仙根，又字仲闕，同廣東祖籍後，自號滄海君」；丘瑞甲「先兄倉海行狀」：「先兄諱倉海，字仙根，號蟄仙。以逢甲子生，故舊又諱逢甲」；丘復「倉海先生墓誌銘」：以逢甲為名，倉海為字，其中有云：「自民國起義，並將舊名逢甲棄置不復道。倉海君者，君之別號也，因以為名」；方延豪「丘倉海先生與

臺灣」一文：「倉海先生，生逢甲子，諱逢甲，字仙根，號蟄仙，又號仲闕，於詩文常署倉海君。民國成立後改以倉海為名，別署南武山人。」本文乃以「丘倉海，原名逢甲，以生逢甲子，因之為名。字仙根，號蟄仙，又號仲闕，自回廣東祖籍後，將舊名逢甲棄置，改以倉海為名，並常以「倉海君」為筆名，偶署「大武山人」或「臺灣遺民」。將混雜之「諱」不提，以免人云亦云之訛誤。

二、日本攻陷台灣，分別防守北、中、南三部之唐景崧、丘逢甲、劉永福，均先生離台內渡，其中唐景崧於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即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六日，微服赴淡水乘德船亞沙號赴廈門（另一說於六月八日，微服挈一子潛至淡水附英輪內渡至廈門）；劉永福則於十月十九日，由旗後乘英國煤炭船內渡（另一說，則謂劉永福於十月二十日入夜，率劉成良等親信，藉口巡視砲台潛至安平，乘英國商船參利士號走廈門——事見鍾孝上編著之「台灣先民奮鬥史」上冊二八四頁）。獨守禦台中之丘倉海離台並無確實日期，其內渡前留有「離台詩」六首，亦未有明確之日期可查。且此中生出具甚為矛盾之說法：（一）台灣民主國的大官們，於唐潛逃的同日，也紛紛爭先溜逃回大陸去了。最令人惋惜的是主持全國義勇團練的丘逢甲，也不經一戰，就棄其義勇健兒而私自內渡了（事見鍾孝上「台灣先民奮鬥史」二五九頁）。這是指述丘逢甲是於唐景崧離台時（六月六日）的同時內渡的。（二）丘瑞甲「先兄倉海行狀」中有云：「未幾，台北告急，先兄率部往援，

至中途而台北破，唐已先去。日兵乃由鐵道南下，直至新竹（按：新竹係六月二十二日陷落的）。義軍力禦，經二十餘晝夜。初戰皆捷，因槍彈少不支。先後殉難者丘國霖、姜紹祖、吳湯興、徐驥，皆先兄前營部將。……先兄知事無可為，乃回臺中，與先考妣倉卒內渡，時已六月初旬矣。」與此相類者，有方延豪「丘倉海先生與台灣」一文謂：「日軍乘勢沿鐵路南侵，直達新竹。義軍遇合，竭力迎戰，血戰二十餘晝夜。」在此值得注意者，按之台北陷落時間（六月六日或八日）算起，再「經二十餘晝夜」，則倉海離台時間，至遲也在六月底了；若以日軍抵達新竹（也就是攻陷新竹的日期六月二十二日）算起，再「血戰二十餘晝夜」，則倉海離台，應在七月中旬矣。（三）杜如明「丘倉海傳」謂：「北鄙既亡，南師又潰，腹背受敵，首尾交摧，矢竭弦絕，事無可為，……遂於血戰月餘之後，兵敗援絕之時，揮淚辭台，乘舸去國。」則倉海離台時間當更遲，而在八月間了。（四）江瑒「丘倉海傳」，則於台北失陷後指出：「是時永福尚堅守台南，日軍攻之數月不能下。倉海思往依之，道中梗，不能行。……倉海復與之約，定期起兵圖恢復，為日軍所偵知，防備周密，無隙可乘。日軍復以台灣自主事為倉海所首倡，嫉之甚，嚴索之。倉海窺身深菁窮谷間，幸脫於禍，而恢復之志不稍替。未幾，永福力不支，台南亦失。倉海知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乃亦痛哭辭故國而行，台灣遂亡矣。」江瑒這段話，很有問題。就是說成倉海之離台，乃在劉永福在台南失敗（十月十九日或二十日

(下) 奇傳甲逢丘

後的事。綜上所述，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因此衍生出一代忠貞愛國熱血之人，竟爲人所詬病或出於若干負面之批評，容在下面述之。

三、在連橫「台灣通史」中特別批評丘逢甲說：「成敗論人，吾所不喜，獨惜其爲吳湯興、徐驥所笑爾。」按吳湯興（秀才）苗栗銅鑼灣人，當時曾由丘倉海引見唐景崧後接受義軍統領之職。歸來後立即大會鄉人，發佈招募義軍文告，與頭份之徐驥（庠生）組成義勇團隊。再加上新竹北埔之姜紹祖等，成爲一支很堅強之民間抗日主力。且在新竹城以北之大湖口，於七月十一日（陰曆閏五月十九日）在反攻新竹時，打了一次勝仗，殲滅日軍一隊（見「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」四頁），接着先後在新竹之十八尖山（即今之新竹市東山里）攻防衝殺，凡四、五次，及反攻彰化八卦山，吳湯興與吳彭年（劉永福之幕僚七星旗軍統領）壯烈殉難，吳之妻黃賢妹也隨之慷慨絕食以殉夫，年僅二十六歲。是時徐驥於彰化陷後，乃南下高屏地區，在今之屏東縣內埔鄉，很快的招募了七百三十餘義勇，率領北上，在斗六退阻敵人南侵，與日軍相持閱月，於十月一日（陰曆八月十三日）與敵主力戰於雲林，也壯烈成仁。連橫對丘逢甲之批評所稱，乃指此事也。這些戰役，都是在丘倉海內渡後才發生之事。丘倉海是力主「抗日護臺」籌組織義勇團隊之最先倡導人，爲何先離臺而內渡？在林藜「台灣名人傳」裏，有這樣的一段記載：「日軍懸賞六十萬元來購買丘逢甲的頭。他的部下中，已有一部分不明大義的人，在蠢蠢欲動了，他眼看情勢

不對，很想退據山地去死守，與臺灣共存亡。他的部將謝道隆向他建議道：『臺灣雖亡，祖國如果能够強盛，將來還可以雪恥，現在不如先行內渡，再作計較！』逢甲聽了這話，終於同意了。

（一）從上述的情形來研判，大致可得如下的結論：「丘倉海於台北失陷後，在禦敵於新竹當中，先則想欲與台南劉永福合，另圖對敵之策，因道梗不能行，乃轉其念頭欲退入山地去死守，與台灣共存亡，這是此時的心事與打算，應該是實情。

（二）因日人懸賞購其頭，自己部下不明大義者，欲予以加害而向日軍邀功獲賞，已躍躍欲動，情勢危迫，經忠義之部屬建議內渡，再圖雪恥，因此決定離台，再作捲土重來，這是很有可能，也是人情之常，看他很多詩篇中，都表現其「未死終留報國身」的思想可知。（三）其部將謝道隆建議內渡，是日人攻陷台北（六月八日）懸賞嚴索倉海時，是則倉海之離台，很可能就在此時。證之其弟丘瑞甲所說「與先考妣倉卒內渡，時已六月初旬矣。」也相合。（四）所謂在新竹「血戰二十餘晝夜」，所謂「台南亦失，倉海知大勢已去，……乃亦痛哭辭故國而行」，這些情形，事實雖然發生，按之時間均不正確，都是倉海內渡後所發生的。

（五）筆者要指出者，倉海先生之急遽離台，乃是情勢與環境所迫，並非貪生怕死，負心不義，置義勇健兒於不顧！看他「重送頌臣」詩所云：「此間非死所，能不變計亟？親在謀所安，况乃虜烽迫」可知。在一般世俗眼光來說，忠臣死節，壯士成仁，青史留名則最爲人所激賞。但問題就是以事（保鄉護台）有否補益？在當時的態勢

，義軍實無法與日敵抗衡下去，如堅持知其不可爲而爲，則最後必然犧牲。在這個關口，究應何去何從？倉海此時的心情，只好抱：「棄地原非策，呼天憤見哀；十年如未死，捲土定重來」（送頌臣之台灣）了。基此，筆者以很客觀而平實的態度來說，倉海當時如不走，很可能的結果有二：一是在陣地戰死或被俘而遭殺害；二爲不良

之部下謀害，割其頭去向日軍領賞（倉海後來在他「重送頌臣」詩中云：「人情易翻覆，交舊成鬼賊。」就是說出其部將呂某叛將投倭事。似此被割頭領賞很有可能）。如屬前者，尚能成爲烈士而留名史冊；如屬後者，則爲義勇團練抗日護

台之一大諷刺與污點，更爲台民蒙羞。（四）倉海先生，最後於民國元年初因咯血舊疾復發而去世，得年僅四十九歲，竟未實現其「捲土重來」復台之念。命厄才人，可慨也已！惟終其一生，始終不忘神聖之國土台灣及台灣人民，從他懷念台灣的詩篇中，都可以見到。如：「平生去國懷鄉感，只合江頭醉十分」（舟入梅州境）。「已分生離同死別，不堪揮淚說台灣」（天涯）。「不知

成異域，夜夜夢台灣」（往事），「不堪重話平台事，西嶼殘霞愴客情」（聞海客談澎湖事）。「飄零剩有鄉心在，夜半騎鯨夢渡台」（與台客話月）。「當時力保危台意，只有軍前壯士知」（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）。「可憐倒海傾河淚，獨立蒼茫但詠詩」（重晤梁輯五光祿話舊）。凡此，並無半點矯情或故作，完全出於真情真意之流露，所以可以肯定其爲忠貞愛國詩人而無愧。